

因話錄
劇談錄
法苑珠林
南楚新聞

唐人說薈二集之二



07136



唐人說薈目次

第三冊

因話錄

劇談錄

法苑珠林

南楚新聞

趙璘

康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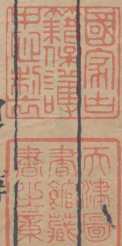
釋道世

尉遲樞

唐人說薈

目次第一冊

二集



因話錄

唐 趙

麟輯

進士鄭翬家在高郵，親表盧氏莊近水，其鄰人數家共殺一白蛇，未久忽大震，電雷雨發，洪水數家陷溺，無遺廬宅，當中惟一家無恙。

肅宗謙於宮中，女優弄假戲，有綠衣秉簡爲參軍者，天寶末，蕃將阿布恩伏法，其妻配掖庭，善爲優，因隸樂工，是以遂令爲參軍之戲。公主諫曰：「禁中妓女不少，何必須得此人？」使阿布恩眞逆人耶？其妻亦同刑人，不合近

因話錄

一 二集

至尊之座，若果冤橫，又豈忍使其妻與羣優雜處爲笑謔之具哉？妾雖至愚，深以爲不可。上亦憫惻，遂罷戲而免阿布恩之妻。由是賢重公主，公主卽柳晟之母也。

京兆尹龐嚴及第後，從事壽春，有江淮舉人姓嚴者，登科記誤本例書龐嚴姓名，遂賃舟丐食，就謁郡中龐姓一判官，亦更不問其氏，便詣門投刺，稱從侄龐之族人，甚少，覽刺極喜，延納勤勤，欸曲同食，語及族人，都非龐氏之事，龐方訝之，因問至竟郎君何姓，曰：「某姓嚴，龐新科獲第，曰君誤矣，嚴自名嚴，預君何事，揮之令去，而猶

自謂不悞從容而退

唐有德音搜訪懷才抱器不求聞達者有人於昭應逢一書生奔馳入京問求何事答曰將應不求聞達科

李宗閔知貢舉門生多清秀俊茂唐仲薛洋袁都輩時謂之玉筍班

竇相易直幼時名秘家貧就業村學其教授叟有道術而人不知一日近暮風雪暴至學童悉歸家不得而宿於漏屋之中寒爭附火惟竇公寢於榻夜深方覺叟撫公令起曰竇秘君後爲人臣貴壽之極勉勵自愛也及

回話錄

二二集

德宗幸奉天日公方舉進士亦隨駕乘一蹇驢至開遠門人稠路隘其扉將闔公懼勢不可進聞一人叱驢兼捶其後得疾馳而出顧見一黑衣卒呼公曰秀才已後莫忘閭情及升朝訪得其子提挈累至吏中榮達

裴晉公度爲門下侍郎過吏部選人官謂同過給事中曰吾徒僮侍至多此輩優一資半級何足問也一生注定未曾退量公不信術數不好服食每語人曰雞猪魚蒜逢著則喫生老病死時至卽行其器抱宏達皆此類憲宗以玉帶賜裴度臨薨却進門人作表皆不如意公

令子弟執筆口占曰。內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敢將歸
地下。又不合留在人間。聞者歎其簡切而不亂。

兵部員外郎李約沂公之子也。以近屬宰相子而雅愛
元機。蕭蕭冲遠德行。既優。又有山林之致。琴道酒德。詞
調皆高絕。一時一生不近女色。性喜接引人物。而不好
俗談。晨起草裏頭。對客蹙融。便過一日。多蓄古器。在潤
州嘗得古鐵一片。擊之清越。又養一後名生。公常以之
隨逐。月夜泛江。登山擊鐵鼓琴。後必嘯和。傾壺達夕。
不俟外賓醉而後已。約曾佐李庶人錡浙西幕。約初至
金陵。於府主席人錡坐。屢讚招隱寺標致。一日庶人宴
於寺中。謂約曰。十郎常誇招隱寺。昨遊宴細看。何殊州
中李笑曰。某所賞者。疎野耳。若遠山將翠幕遮。古松用
彩物裹。腥膻漉鹿指泉。音樂亂山鳥聲。此則實不如在
叔父大廳也。庶人大笑。

元宗問黃幡綽。是勿兒得憐。

是勿兒猶言何兒也。

對曰。自家兒得

人憐。時楊貴妃寵極中宮。號安祿山爲子。肅宗在東宮
常危。上聞幡綽言。俛首久之。

河南尹孔溫裕任補闕。日諫討黨項事。貶柳州司馬。久

之得堂兄溫業書報云憲府欲爾作侍御史日望敕下忽又得書云宰相以右史處之皆無音耗一日有喜鵲於庭直若語狀孩稚拜且祝云願早得官鵲旣飛去墜下方寸紙有補闕二字極異之無幾却除此官

長慶中鄂州里巷間人每語輒以牛字助之又有一僧自號牛師乍愚乍智人有忤之必云我兄卽到豈奈我何未幾奇章公牛僧孺以舊相節度武昌軍其語乃絕而牛師尚存方知將相之任非偶然也先是元和初韓尚書皋鎮夏口就加節度使自後復爲觀察使長慶三年崔相國植由刑部尚書除觀察使明年冬僧孺實來宰臣建節鎮夏口自僧孺始也

李逢吉未掌綸誥前家有老婢好言夢後多有應李公久望除官因訪於婢一日婢至慘然公問故曰昨夜與郎君作夢不好意不欲說公疆之曰夢有人舁一棺至堂後云且置在此不久卽移入堂中此夢恐非佳也公聞甚喜俄爾除中書舍人後知貢舉未畢而入相

李尚書益有宗人庶子同名俱出於姑臧公時人謂尚書爲文章李益庶子爲門戶李益而尚書亦兼門第焉

嘗姻族間有禮會尚書歸笑謂家人曰大甚笑今日局
席兩個座頭總是李益

王蒙與趙璟布衣之舊知其吏才及趙入相自前吉州
新淦令來謁大喜給郵甚厚時憲府官頗闕德宗每難
其授而趙欲授之一曰偶詣慈恩辨氣色僧占之曰觀
君色殊無喜兆他年當得一邊上御史蒙大笑而歸翌
日趙乘間奏御史府殊缺人就中監察尤爲急要欲擇
三數人德宗曰非不欲補此官須得孤直茂實者充料
卿祇應取輕薄後生中朝子弟耳不如不置趙曰臣之

因話錄

五二集

愚見正如聖慮欲於錄事叅軍縣令中求上大喜曰如
此卽朕意卿有人未遂舉二人旣出適逢裴延齡時以
度支次對曰相公奏何事稱意喜色充溢趙不之對延
齡愠詈而去云看此老兵所爲得行否奏事畢因問趙
璟向論請何事上曰趙璟極公心因說御史事延齡曰
此大不可陛下何故信之且趙璟身爲宰相豈悉州縣
官績效向二人又不爲人所稱說憬何由自知之必私
也陛下但詰其所自卽知矣他日果問曰卿何以知此
二人曰一是故人一與臣微親知之上無言他日延齡

入上曰趙璟果如卿料遂寢行蒙剗歸故林而趙薨於
相位後數年邊帥奏爲從事得假御史焉
尚書省東南隅通衢有小橋目爲拘項橋言侍御史及
殿中久次者至此拘項南望南宮也都堂南門道東有
古槐垂陰至廣相傳夜深聞絲竹之音省郎有人相者
俗謂之音聲祠部呼爲水廳言其清且冷也

趙琮妻父爲鍾陵大將琮以久隨計不第窮悴甚妻族
益相薄雖妻父母不能不然也一日軍中高會州郡請
之春設者大將家相率列棚以觀之其妻雖貧不能無
因話錄

六 一集

往然所服故弊衆以帷隔絕之設方酣廉使忽馳吏呼
將將驚且懼既至廉使臨軒手持一書笑曰趙琮得非
君之壻乎曰然乃告之曰適報至已及第矣卽授所持
書乃榜也將遽以榜奔歸呼曰趙郎及第矣妻之族卽
撤去帷幃相與同席以簪服而慶遺焉

劉元佐滑州匡城人嘗出師本縣欲申桑梓禮於令堅
辭不敢當元佐嘆恨久之先是陳金帛將遣邑僚以其
愚懦止元佐貴爲相其母月織絁一匹以示不忘本每
觀元佐視事見邑令走階下退必語元佐曰吾向見長

官白事卑敬不覺恐悚思乃父爲吏本縣時常畏長官汗慄今爾當聽據案待之其何安焉因喻以朝廷恩寄之重須務捐軀故元佐始終不屈臣節時鄉里姻舊以地近多投之元佐不欲以私擢居將校又難置於賤卒盡置爲將判官此職例假緋衫銀魚袋外示榮之實處散冗其類漸衆久之有人啟訴於劉者一聯云覆盆子落地變赤烘烘羊羔兒作聲盡沒益益上覽之而笑各改着他職

唐北首班諫議在給事中上中書舍人在給事中下裴

因話錄

七 二集

佶爲諫議形質短小諸舍人戲之曰如此短何得向上裴佶曰若怪卽曳向下着衆人皆大笑後除舍人

姚峴有文學而好滑稽遇機卽發僕射姚南仲廉察陝郊峴初釋艱服後見以宗從之舊延於中堂弔罷未語及他事陝當兩京之路賓客無時門外忽投刺云李過庭南仲曰過庭之名甚新未知誰家子弟左右皆稱不知又問峴知之乎峴初猶俯首頓眉頃之自不可忍歛手言曰恐是李趨兒南仲久方悟而大笑

永那跋摩者西域僧也宋元嘉中東遊渡江居於金陵

祇園寺宋文帝謂之曰弟子恒願持齋不殺生命以身
殉物不獲其志法師不遠萬里來化此國將何以教之
對曰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己非由人且帝王與凡庶所
修亦有殊矣若凡庶者身賤名微德不及遠其教不出
於門庭其言不行於僕妾若不苦身刻已行善持誠將
何以用其心哉帝王以四海爲家萬民爲子出一嘉言
則士庶咸悅布一善政則神人以和刑清則不夭其命
役簡則無勞其力然後辨鍾律正時令鍾律辨則風雨
調號令時則寒暑節如此則持齋亦已大矣不殺亦已

因話錄

八 二集

衆矣安在乎缺一時之膳全一禽之命然後乃爲宏濟
也文帝撫几嗟嘆稱善者久之乃曰俗人迷於遠理沙
門滯於近教迷遠理者謂爲虛設滯近教者拘戀章句
如法師者真所謂開悟明遠可以言天人之際矣

李寰鎮晉州表兄武恭性誕妄又稱好道及蓄古物遇
寰生日無餉遺乃箱擎一故皂襖與寰云此是李令公
收復京師時所服願尚書功業一似西平寰謝之後聞
知恭生日箱擎一破弊幘頭餉恭曰知兄深慕高真求
得一洪崖先生初得仙時幘頭願兄得道如洪崖賓僚

無不大笑

王播自河南尹拜右丞。除書。纔到。少尹侯繼有宴。以書邀之。王判書後云。新命雖聞。舊衙尚在。遽爲招命。堪入笑林。京中以爲話柄。故事。少尹與大尹遊宴。禮隔。雖除官。亦須候止。敕也。

李約一生不近粉黛。性嗜茶。常曰。茶須緩火炙。活火煎。活火謂炭火之有焰者。當使湯無妄沸。庶可養茶。始則魚目散布。微微有聲。中則四邊泉湧。壘壘連珠。終則騰波鼓浪。水氣全消。謂之老湯。三沸之法。非活火不能成。

因話錄

九 二集

也。客至不限甌數。竟日執持茶器。不倦。曾奉使至破石縣。東愛渠水清流。旬日忘發。

察院諸廳。禮察謂之松廳。廳南有古松也。

察院諸廳。兵察常主院中茶。茶必市蜀之佳者。貯於陶器。以防暑濕。御史躬自緘啟。故謂之茶甌廳。

千里萼羹。未下鹽鼓。世多以淡煮萼羹。未用鹽與鼓相調。和非也。葢末字悞。書爲未。末下乃地名。此二處產此物耳。其地屬江干。

劇談錄

唐康駢輯

會昌中北都晉陽令狄惟謙仁傑之後守官清恪不畏
彊禦屬邑境亢陽自春徂夏數百里田皆耗斲禱於晉
祠畧無其應時有郭天師暨并州女巫少攻符術多行
厭勝監軍使携至京國因緣中貴出入宮掖遂賜天師
號旋歸本土僉曰若得天師一至晉祠則不足憂矣惟
謙請於天師初甚難之既而敦請主帥遂親往迓焉巫
者唯唯乃具車輿列幡蓋惟謙躬爲控馬既至祠所盛

劇談錄

一 二集

具供帳罄折庭中翌日語惟謙曰我爲爾飛符上界請
雨已奉天帝命必在至誠三日雨當足矣繇是四郊土
庶雲集期滿無徵又曰災軫所興良由縣令無德我爲
爾再告天七日方合有雨惟謙引罪奉之愈謹竟無其
效乃驟欲入州復拜留曰天師已爲萬姓來更乞至心
祈請惇然而詈曰庸瑣官人不知天道天時未肯下雨
留我將復奚爲乃謝曰非敢更煩天師俟明相餞耳於
是宿戒左右我爲巫者所辱豈可復言爲官耶詰旦有
所指揮汝等咸須相稟是非好惡予自當之迨曉時門

未開郭已嚴飾歸騎而秋酒餼供設一無所施郭乃坐堂中大恣訶責惟謙遂曰左道女巫妖惑日久當須斃在此日焉敢言歸叱左右於神前鞭背二十投於溧水祠有山高可十丈遂命設席焚香從吏悉皆放還簪芻立其上於是闔城駭愕云邑長杖殺天師馳走紛紜觀者如堵時砂石流爍忽起片雲大如車蓋先覆惟謙立所四郊雲物會之雷震數聲甘雨大澍原野無不滂流士庶數千自山擁惟謙而下州將以殺巫者初亦怒之旣而精誠感應深加嘆異表列其事詔書褒異云惟謙

劇談錄

二集

劇邑良才忠臣華胄觀茲天厲將瘳下民當請禱於晉祠類投巫於鄰縣曝山椒之畏景事等焚軀起天際之油雲情同剪爪遂使旱風潛息甘澤旋流昊天猶鑒克誠予意豈忘褒善特頒朱綬俾耀銅章勿替令名更昭殊績乃賜錢五十萬

元積鎮江夏襄州賈豎有別業構堂架梁纔畢疾風甚雨時戶各輸油六七甕忽震一聲甕悉列於梁上杳無滴汗於外是年積卒

大中歲韋顥舉進士詞學贍而貧囊滋甚歲暮飢寒無

以自給有章光者待以宗黨輟所居外舍館之放榜之夕風雪凝沍報光成事者絡繹而至顓略無登第之耗光延之於堂際小閣備設酒饌慰安見女僕料數衣裝僕者排比車馬顓夜分歸所止擁爐愁嘆而坐候光成名將進修賀禮顓坐逼於壞牖以橫竹掛席蔽之簷際忽有鳴臬頃之集於竹上顓神魂驚駭持策出戶逐之飛起復還久而方去乃謂諸候者曰我失意亦無所恨妖禽作怪如此兼恐橫罹禍患俄而禁鼓忽鳴榜放顓已登第光服用車馬悉將遺焉

劇談錄

三 二集

鳳翔少尹王鮪禮部侍郎凝之叔父也年十四五與童兒輩戲於果園竹林下見二枯首爲糞壤所沒乃令小僕擇淨地瘞之祭以酒饌其後數夕陰晦忽聞窓外窸窣有聲良久問之云某等受君深恩免在蕪穢未知所酬聊願驅策爾後凡有吉凶盼蠻問必來報如此數年遂與靈物通徹崔珙爲度支使雅知於鮪一夕留飲家釀酒酣稍歡云有妓善歌者令召之良久不至珙自入視之云理裝纔罷忽病心痛請飲湯而出珙復坐鮪具言歌者儀貌珙怪問之云適見一人着短縵緋衣控馬

而去語未畢家僕報中惡救不返矣。珙甚悲之。鮪密言
有一事或可活之。須得白牛頭及酒一斛。因召左右試
令求覓。有度支所用甚幹事。以善價取之。不踰時而至。
鮪令扶歌者置於淨室榻上。前以大盆盛酒。橫取板安
牛頭于其上。設席焚香。密封其戶。且誡曰。專伺之。曉鼓
一動。聞牛吼。當急開戶。可以活矣。鮪遂去。禁鼓忽鳴。果
聞牛吼。開戶視之。歌者微喘。盆酒悉乾。牛怒目出於外。
數日方能言。云其夕治裝既畢。有人促名出門。乘馬而
行。約數里。見室宇華麗。張樂四座。皆朱紫少年。見歌者
至。大喜。致於妓席。歡笑方洽。忽聞有人大呼。聲振庭廡。
座者失色相視。妓樂俱罷。俄見牛頭人長丈餘。執戟徑
趨而出。無不狼狽而走。惟歌者在焉。牛頭引於階前。背
負而出。行十數步。忽覺臥於室內。珙後密詢其事。鮪終
不言。

乾符中。有李使君出牧罷歸。居在洛陽。深感一貴家舊
恩。欲召諸子從容。有敬愛寺僧聖剛者。常所往來。李因
以其宴爲說。僧曰。某與爲門徒久矣。每觀其食。窮極水
陸滋味。常饌必以炭炊。往往不愜其意。此乃驕逸成性。

使君召之可乎李曰若朱象髓白猩唇恐未必能致止於精辦小筵亦未爲難於是廣求珍異俾妻奴親爲調鼎備陳綺席雕盤選日邀致弟兄列坐矜嚴若冰玉餽羞每至曾不入口主人揖之再三唯沾果實而已及至水餐但置一匙于口各相舐良久咸若嚼麩吞針李莫究其由但以矢餌爲謝明日復見聖剛備述諸子情貌僧曰前者所說豈謬哉旣而造其門問之曰李使君特備一筵餉饌可謂豐潔何不畧領其意諸子曰燔炙煎和未得法僧曰他物縱不可食炭炊之餐又嫌何事乃

劇談錄

五 二集

曰上人未知凡以炭炊饌先煖令熟謂之煉炭方可入爨不然猶有烟氣李使君宅炭不經煉是以難食僧拊掌大笑曰此則非貧道所知也及巢寇陷洛財產剽掠俱盡昆季數人乃與聖剛同竄潛伏山谷不食者至于三日賊鋒稍遠徒步將往河橋道中小店始開以脫粟爲餐而賣僧囊有錢數百買于土杯同食腹枵旣甚膏粱之美不如僧笑而謂之曰此非煉炭所炊不知堪與郎君吃否皆俯頭慚覩無詞以對

開成中有龍復本者無目善聽聲揣骨每言休咎無不

中凡有象簡竹笏以手捻之必知官祿年壽宋祁補闕
有盛名於世縉紳之士無不傾屬屈指翹足期於貴達
時永樂蕭相寘亦居諫署同日詣之授以所持竹笏復
本執蕭公良久置于案上曰宰相笏次至宋補闕者曰
長官笏宋聞之不樂蕭曰無憑之言安足介意經月餘
同列於中書候見宰相時李朱崖方秉鈞軸威鎮朝野
未見問佇立閒談互有諧謔頃之丞相遽出宋以手板
障面笑未已朱崖目之廻顧左右曰宋補闕笑某何事
聞之者莫不心寒股慄未旬日出爲清河縣令歲餘遂
非久遂居廊廟俱如復本之言

劇談錄

六 二集

終所任其後蕭公敷歷清途自浙西觀察使入判戶部
張侍郎某爲河陽烏重裔從事向幕皆是名輩有道流
殷九霞來自青城山有知人之鑒烏公問己年壽官祿
九霞曰司徒貴任藩服所望者秉持鈞軸封建茅土唯
在保守庸勳苞貯仁義享福隆厚殊不可涯旣而遍問
賓僚九霞曰其間必有台輔時烏公重一裴副使應聲
曰裴中丞是宰相否九霞曰若以目前人事言之當如
尊旨以其所觀卽不在此時夏侯相致爲館驛巡官且

形質低粹，烏因戲曰：莫是夏侯巡官對曰：司徒所言是矣。烏公撫掌而笑曰：尊師莫錯否？九霞曰：某山野之人，早修直道，無意于名宦金玉，蓋以所見任真而道耳。烏公曰：如此則非某所知也。然其次貴達者爲誰？曰：張支使雖不居廊廟，履歷清途，亦至榮顯。既出，遂造張侍郎所居，從容謂曰：支使神骨清爽，氣韻高妙，若以級冕累身，止於三二十年，居於世俗，倘能擺脫囂俗，相隨學道，卽二十年内，白日上昇，某之此行，非有塵慮，寔亦尋訪修真之士耳。然閱人甚多，無如支使者。張以其言意浮

劇談錄

七 二集

濶，但唯唯然將去，復來，情甚懇至，審知張意不迴，頗甚嗟惜，因留藥數粒，并黃紙書一緘而別，云：藥服之可以無疾，書紀宦途所得，每一遷轉，密自啟之，書窮之辰，當自相憶。其後譙公顯赫，令名再居台鉉，張果踐朝列，出入臺省，佩服朱紫，廉察數州，書載之言，靡不詳悉。年及三紀，時爲戶部侍郎，紙之所存，蓋亦無幾。雖名位通顯，而齒髮衰退，每以道流之事，話于親知，追想其風，莫能及也。

處士丁重善相人，駙馬于悰方判鹽鐵，頗有宰弼之耗。

時路巖秉鈞持權與之不協一日重至新昌私第值于公適至路曰某與之賓朋處士垂箔細看此人終作宰相否備陳飲饌留連數刻既去問之曰所見何如重曰入相必矣兼在旬月之內巖笑曰見是貴戚復作塩鐵使耳重曰不然請問于之恩澤何如宣宗朝鄭都尉巖曰又安可比乎重曰鄭爲宣宗注意者久而竟不相豈將人事可以斟酌某比不熟識於侍郎今日見之觀其骨狀真爲貴人其次風儀修整禮貌謙抑如百斛重器所貯尙空其半安使不益於祿位哉苟踰月不居廊廟其所

劇談錄

八 二集

某無復更至門下巖曰處士之言可謂遠矣其後浹旬于果登台鉉巖每見朝賢大爲稱賞由茲聲動京邑車馬盈門凡有所說其言皆驗後居終南山好事者亦至其所

侍中王智興初爲徐州節度使武畧英特有命世之譽幕府旣開所辟皆是名士一旦從事於使院會飲與賓朋賦詩頃之達於王王乃召護軍俱至從事因屏去翰墨但以杯盤迎接良久問曰適間判官與諸賢作詩何得見某而罷遽令却取筆硯以彩箋數幅陳席上衆賓

相與持疑俟行觴舉樂復曰本來欲觀製作非以飲酒
爲意時小吏亦以牋翰置于王公之前從事禮爲揖讓
王曰某韜鈴發跡未嘗留心章句今日陪奉英髦不免
亦陳愚懇於是引紙援毫頃刻而就云三十年來老健
兒剛被郎官遣作詩江南花柳從君詠塞北烟塵我自
知四座覽之驚嘆無已時文人張祐亦預此筵監軍謂
之曰觀茲盛事豈得無言祐卽席爲詩以獻云十年受
命鎮方隅孝節忠規兩有餘誰信將軍嘉政外李陵章
句右軍書智興覽之笑曰褒飾之詞可謂過當矣左右

劇談錄

九 二集

或言曰書生之徒務爲諂佞智興叱之曰有人道我惡
汝輩又肯否張秀才海內名士豈云易得天下人間且
以爲王智興樂善矣駐留數旬臨岐贈絹千疋

京國豪士潘將軍住光德坊忘其名衆爲潘鵲碑也本
家襄漢間常乘舟射利因泊舟江壩有僧乞食留止累
日盡心檀施僧歸去謂潘曰觀爾形質氣度與衆賈不
同至於妻孥皆享厚福因以玉念珠一串留贈之寶之
不但通財他後亦有官祿旣而遷貲數年遂鏹均陶鄭
其後職居左廣列第於京師嘗寶念珠貯之以繡囊合

置道場內，每月朔則出而拜之。一旦開合啟囊，已亡珠矣。然而緘封若舊，他物亦無所失。於是奪魄喪精，以爲其家將破之兆。有主藏者，嘗識京北府停解所由。王起年且八十，因密話其事。超曰：異哉！此非攘竊之盜也。某試爲尋之，未知果得否。超他日曾過勝業坊北，時春雨初霽，有三鬢女子，年可十七八，衣裝藍縷，穿木屐於道側槐樹下，值軍中少年蹴鞠，接而送之，直高數丈。於是觀者漸衆，超獨異之，爲尋其所止於勝業坊北門短曲，有母同居，蓋以針紉爲業。超時因以他事熟之，遂爲甥。

劇談錄

十一 二集

舅居室甚貧，與母同臥土榻，煙爨不動者，往往經於累日。或設餼羞，時有水陸珍異，吳中初進洞庭橘，恩賜宰臣外京輦，未有此物，密以一枚贈超。云有人於內中將出，而稟性剛決，超意甚疑之。如此往來，周歲矣。超一旦携酒食與之，從容徐謂曰：舅有深識，欲告外甥，未知如何。因曰：每感重恩，恨無所答，若力可施，必能赴蹈湯火。超曰：潘將軍失却念珠，不知知否。微笑曰：從何知之。超揣其意，不甚藏密。又曰：外甥忽見尋覓，厚備繒綵，售贈女子曰：勿言於人。某偶遇朋儕爲戲，終却送還，因循未

暇舅來日詰旦於慈恩寺塔院相候某知有人寄珠在此超如期而往頃刻至矣時寺門始開塔戶猶鎖謂超曰少頃仰觀塔上當有所見語訖而走疾若飛鳥忽於相輪上舉手示超歛然携念珠而下曰便可將還勿以財帛爲意超送詣潘具述其旨因以金玉繒帛密爲之贈明日訪之已空室矣

咸通九年春華陰縣南十里餘一夕風雷暴作有龍移湫自遠而至先其崖岸高無貯水之處此夕徙開數十丈小山東西直南北峯巒草樹一無傷碧波迴塘湛若

劇談錄

十一集

疏鑿京洛行旅無不枉道就觀有好事者自輦轂浦津相率而至車馬不絕音逮於累日京城南靈應有三娘湫與炭谷相近水波澄明莫測深淺每秋風搖落常有草木之葉飄於其上雖片葉纖芥必飛禽銜而去禱祈者多致花鈿錦綺之類啟視投之歛然而沒乾符初有朝士數人同遊於終南山遂及湫所因語靈應事其間不信者試以木石投之尋有巨魚躍出波心鱗甲如雪俄而風雨晦暝車馬幾爲暴水所漂爾後人愈敬服莫敢犯者

長安安業唐昌觀舊有玉蕊花其花每發若瓊林瑤樹
唐元和中春物方盛車馬尋玩者相繼忽一日有女子
年可十七八衣綠綉衣垂雙髻無簪珥之飾容色婉婉
迥出於衆從以二女冠三小僕皆卅髻黃衫端麗無比
旣而下馬以白角扇障面而直造花所香異芬馥聞於
數十步外觀者疑出自宮掖莫敢逼而視之佇立良久
命女僕取花數枝而去將乘馬顧爲黃衫者曰曩有玉
峯之期自此行矣時觀者如堵咸覺烟飛鶴唳景物輝
煥舉轡百餘步有輕風擁塵隨之而去須臾塵滅望之
劇談錄

件吹簫別有人。白居易詩云。窳女偷乘鳳下時。洞中暫歇弄瓊枝。不緣啼鳥春饒舌。青瑣仙郎可得知。時人稱頌之。

中書令晉公裴度。微時羈寓洛中。常乘蹇驢入皇城。方上天津橋。時淮西不庭已數年矣。有二老人倚橋柱而立。語云。蔡州用兵日久。徵發甚困於人。未知何時平定。忽睹度。驚愕而退。有僕者携囊後行。相去稍遠。聞老人云。適憂蔡州未平。須待此人為將。既歸。僕者具述其事。度曰。見我龍鍾相戲耳。其秋果領鄉薦。明年及第。洎秉鉤衡。朝廷議授吳元濟節鉞。既而延英候對。憲宗問宰臣度。奏曰。賊臣跋扈四十餘年。聖朝姑息含宏。蓋慮凋傷一境。不聞歸心。效順乃欲坐據一方。若以旄鉞授之。翻恐恣其凶迷。以陛下聰明神武。藩鎮皆願勤王。臣請一詔進兵。可以蕩平妖孽。於是命度為淮西節度使。與師致討。時許滑三帥先於郟城縣屯軍。度統精甲五萬會之。受律鼓行而進。直造蔡州城下。纔兩月。擒賊以獻。淮西遂平。後入朝居廊廟。大拜正司徒。為侍中。中書令。儒生武德振耀古今。洎留守洛師。每話天津橋老人之

事出征淮西，請韓愈自中書舍人爲掌書記及賊平，朝
覲樂和李僕射，方爲華州刺史，戎服褰韉迎于道，左愈
有詩云：荆山行盡華山來，日照潼關四扇開。刺史莫嫌
迎候遠，相公親破蔡州回。

河南府伊闕縣前大溪，每僚佐有入臺者，卽水中先有
小灘漲出，石礫金沙澄澈可愛，丞相牛僧孺爲縣尉，一
旦忽報灘出，翌日邑宰與同僚列筵于亭上觀之，因召
耆宿備詢其事，有老吏云：此必分司御史非西臺之命，
若是西臺灘，上當有鴻鵠雙立，前後邑人以此爲驗，僧
孺潛揣縣僚無出于己，因舉杯曰：既有灘，何惜一雙鴻
鵠，宴未終，俄有鴻鵠飛下，不旬日，拜西臺監察。

劇談錄

西 二集

咸通中有五經博士盧肇，得神仙補養之道，自言生于
隋代，宿舊朝士，皆云童幼時見奕世奉之，不窮其壽，安
史之亂，隱于終南山中，其後或出或處，令狐綯喻以柱
下漆園之事，稍從宦于京師，常言與處士劉平善，天寶
中居與齊魯，尤善吐納之術，能夜中視物，不假燈燭，安
祿山在范陽，厚幣致于門下，平見祿山左右常有鬼物，
數十，殊形詭狀，持爐執蓋，以爲導從，平心異之，謂祿山

必爲人傑及祿山朝覲與平俱至華陰縣值葉法善投
龍西嶽平旋見二青衣童子乘虛而至所見祿山鬼物
皆棄爐投蓋狼狽而走因知祿山爲邪物所輔必不以
正道克終及祿山歸范陽遂逃入華山而隱

中令白敏中方居郎署未有知者唯朱崖相李德裕特
以國器重之於是縉紳間多所延譽然而資用不充無
以祇奉僚友一旦相國遺錢十萬俾爲酒肴之備約省
閣名士數人尅日同過其第時秋暮沉陰涉旬霖瀝賀
跋任員外府罷求官未遂將欲出薄遊與白公同年登

劇談錄

五 二集

第羸車就門告別闔者以俟朝客乃以他去對之賀跋
駐車留書備述羈遊之意白覽書曰丈夫處窮達當有
時命苟不才者以僥倖取容未足爲發身之道豈得家
蓄飲饌止邀當路豪貴曩時登第貧交今日閉門不接
縱使便居榮顯又安得不愧于懷遽令僕者邀賀跋迴
車遂以杯盤同享俄而所約朝客聯騎而至闔者具陳
與賀跋從容無不惋愕而去翌日於私第謁見相國詢
朝士來者爲誰白公對以賓客未至適有同年出京訪
別憫其龍鍾委困不忍棄之留飲數杯遂闕祇接旣負

吹噓之意甘從譴斥之罪相國稱嘆逾時云此事真古
人之道由茲貴達可以激勸澆薄不旬日賀跋自使下
評事先授美官白公以庫部郎中入爲翰林學士未踰
三載便秉鈞衡其後五鎮藩方再居廊廟蹈義懷仁始
終一致流芳傳素士林美之大初中邊鄙不寧吐蕃尤
恣崛強宣宗皇帝決于致討延英先問宰臣公首奏興
師遂爲統帥率沿邊藩鎮兵士數十萬鼓行而前時犬
戎列陣于川以生騎馬數千匹伏藏山谷旣而得于謀
者遂設奇兵待之有蕃中酋帥衣緋茸裘繫寶裝帶所
乘白馬駿異無比鋒鏑未交揚鞭出于陣前者數四頰
名漢軍鬪將白公誠兵士無得而應之俄而駐軍指揮
背我師百餘步而立有潞州小將驍勇善射馳馬彎弧
而出連發兩箭皆中項躍馬而前抽短劍踏於鞍上以
手扶挾如鬪毆之狀蕃軍但呼噪助之於鞍脫緋裘解
金帶奪馬而還師旋無不奮勇旣而大戰沙漠虜陣瓦
解乘勝追奔幾及黑山之下所獲駝馬輜重不可勝計
束手而降三四萬人先是河湟郡界在匈奴者自此悉
爲唐土宣宗初覽提書云我知敵中必殄兇醜白公凱

旋與同列宰相進詩曰。一詔皇城四海頒。醜戎無數東
身還。成樓吹笛人休戰。牧野嘶風馬自閒。河水九盤收
數曲。隴山千里鎖諸關。西邊北塞今無事。爲報東南夷
與蠻。馬相植詩云。舜德堯仁化犬戎。許提河隴歎皇風。
指揮文武恃神筭。恢拓乾坤是聖功。四帥有征無汗馬。
七關雖戍已弢弓。天留此事還真主。不在他年在大中。
魏相扶詩云。蕭關新復舊山川。古戍秦原景象鮮。戎虜
乞降歸惠化。皇威漸被攝腥羶。穹廬遠戍烟塵滅。神武
光揚竹帛傳。左衽盡知歌帝澤。從茲不更備三邊。崔相

劇談錄

七 二集

鉉詩云。邊陲萬里注恩波。宇宙群方洽凱歌。有地名王
爭解辯。遠方戎壘盡投戈。烟塵永息三秋戍。瑞氣遙清
九折河。共偶聖明千載運。更觀俗阜與時和。

元和中。進士李賀。善爲歌篇。韓愈深所知重。於縉紳間。
每爲延譽。由此聲華藉甚。時元稹年少。以明經擢第一。
攻篇什。常交結于賀。一日執贄造門。賀覽刺。不容遽入。
僕者謂曰。明經及第。何事來看李賀。稹無復致情。慙憤
而退。其後自左拾遺制策登科。日當要路。及爲禮部郎
中。因議賀祖諱晉。不合應舉。賀亦以輕薄。爲時輩所排。

遂致轆軻韓愈惜其才爲著諱辯錄明之然竟不成名
馬援好騎善別名馬於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爲馬式
表曰臣常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善相馬者東門京鑄
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
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騎中帛氏口齒謝氏唇鬚丁氏
身中借此數家骨相以爲法馬高三尺五寸有詔置于
宣德殿下以爲名馬式馬援銅馬相法曰水火欲分明
水火在鼻兩孔間也上唇欲急而方口中欲火而有光
此馬千里領下欲深下唇欲緩牙欲向前牙欲去齒一

劇談錄

六 二集

寸則四百里牙劍鋒則千里目欲滿而澤腹欲充臑欲
小季肋欲長而膝欲起肘腋欲開膝欲方蹄欲厚三寸
堅如石劉仕義曰武事尙強而馬之用爲急則援之相
法不可不知也雖然有說焉相其形尤當相其神者伯
樂使九方臯求天下馬得之沙邱反報曰牝而黃使人
往取之牡而驪或以讓樂樂曰否臯所觀天機也所謂
天機其神之謂乎故曰世上豈無千里馬人中難得九
方臯通於此說者可以盡相法矣是又不可不知也

郭郭罷櫟陽尉窮居京輦盼鸞間常有二物狀如猿獮

出入無不相逐、所造之間、如碍枳棘、病於寒餒者數年、百計莫之能絕、一夕愁坐、忽來告別云、某久乘君危、渾不相離、今將詣勝業坊王氏、散其金帛、鄴究問其事、云先得安品子、郭言于表弟張生、未甚信、王素吝嗇、一日與賓從同過鳴珂里、見婦人靚粧倚門、悅之、遂召同列、命酒爲歡、時張生預其末、頗以爲異、密問之、則安品子也、品子善歌、王氏悉以金帛贈之、自是資貨日輸其門、每歡洽酒酣、略無所恡、未經數年、遂至貧困、

法苑珠林

唐 釋道世編

東越閩中有庸嶺高數十里其下北隰中有大蛇長七八丈圍一丈土俗常懼東治都尉及屬城長更多有死者祭以牛羊故不得禍或與人夢或喻巫祝欲得噉童女年十二三者都尉令長患之共求人家生婢子兼有罪家女養之至八月初祭送蛇穴口蛇輒夜出吞噉之累年如此前後已用九女一歲將祀之募索未得將樂縣李誕家有六女無男其小女名寄應募欲行父母不

法苑珠林

一一集

聽寄曰父母無相留今惟生六女無有一男雖有如無女無提縈救父母之功既不能供養徒費衣食生無所益不如早死賣寄之身可得少錢以供父母豈不善耶父母慈憐不聽去終不可禁止寄乃行請好劍及昨蛇犬至八月初便詣廟中坐懷劍將犬先作數石米糞蜜麩以置穴口蛇夜便出頭大如困目如二尺鏡聞養香氣先噉食之寄便放犬犬就噉咋寄從後斫蛇因踊出至庭而死寄入視穴得九女髑髏悉舉出咤言曰汝曹怯弱爲蛇所食甚可哀愍於是寄女絞步而歸越王聞

之聘寄爲后拜其父爲將樂令母及姊皆有賞賜自是東治無復妖邪

封元則渤海長河人顯慶中爲光祿寺太官掌膳時于闐國來朝食料餘羊凡數十百口王並託元則送僧寺長生元則乃竊令屠家烹貨收直龍朔元年夏六月洛陽大雨雷震殺元則於宣仁門外街中折其項血流灑地觀者盈衢莫不驚愕

晉時會稽嚴猛婦出採薪爲虎所害此後猛行至蒿中忽見婦云君今日行必遭不善我當相免也旣而俱前忽逢一虎跳梁向猛婦舉手指麾狀如遮護須臾有一胡人荷戟而過婦因指之虎卽擊胡猛卒獲免

桂陽太守江夏張遺字叔高居陵田中有大樹十圍餘蓋六畝枝葉扶踈蟠地不生谷草遣客斫之斧數下樹大血出客驚怖歸白叔高叔高怒曰老樹汗出此等何怪因自斫之又有一空處白頭老翁長四五尺突出稱叔高叔高以刀迎斫殺之四五老翁並出左右皆驚怖伏地叔高神慮恬然如舊諸人徐視之似人非人似獸非獸所謂木石之怪夔夔魍者乎其伐樹年中叔高辟

司空御史宛州刺史

卞士瑜者其父以平陳功授儀同慳吝常雇人築室不還其值作人求錢父鞭之曰若實負錢我死當與爾作牛須臾之間卞父死作人有牛產一黃犢腰下有黑文橫絡周匝如人腰帶右胯有白紋斜貫大小正如笏形牛主呼之曰卞公何爲負我犢卽屈前膝以頭著地瑜以錢十萬贖之牛主不許死乃收葬

永徽中汾州義縣人路伯達負同縣人錢一千文後共錢主佛前誓曰我若未還公吾死後與公家作牛畜話

法苑珠林

三一 二集

訖逾年而卒錢主家犉牛生犢子額上生白毛成路伯達三字其子侄恥之將錢五千文求贖主不肯與乃施於隰成縣啟福寺僧真如助造十五級浮圖人有見者發心止惡競投錢物以布施焉

顯慶三年岐州人王志任益州縣令考滿還鄉有女美未嫁道亡停縣州寺中累月寺中先有學生停一房夜初見此女來粧飾華麗欲伸纏繆學生納之相知經月此女贈生一銅鏡巾櫛各一令欲上道女與生密共辭別家人求此物不得令遣巡房求索於生房得之令遣

左右縛此生以爲私盜，學生訴其事，非惟得此物兼留上下衣，令遣人開棺檢之，果無此衣。旣見此徵，於是釋之，問其鄉里，乃岐州人。因從父南任，父母俱亡，遊諸州學，間不久當還，令給衣馬裝束同歸，以爲女夫，憐愛甚重。

晉義興人姓周，永和年中，出郭乘馬，從兩人行，未至村日暮，道邊有一新小草屋，見女子出門望年可十六七，姿容端正，衣服鮮潔，見周過，謂曰：「已暮，前村尚遠，臨賀詎得至，周便求寄宿。」此女爲燃火作食，向一更，聞外有

法苑珠林

四 二集

小兒喚阿香聲，女應曰諾，尋云：「官喚汝推雷車。」女乃辭行云：「今有事當去。」夜遂大雷雨，向曉，女還，周旣上馬，看昨所宿處，止見一新塚，塚口有馬尿及餘草，周甚驚惋，至後五年，果作臨賀太守。

晉時武都太守李仲文在郡喪女，年十八，權假葬郡城北，有張世之代爲郡世之男，字子長，年二十，侍從在廨中，夢一女年可十七八，顏色不常，自言前府君女，不幸早亡，會今當更生，心相愛樂，故來相見，就如此五六夕，忽然晝見衣服薰香，殊絕，遂爲夫婦，寢息衣皆有汚如

處女焉。後仲文遣婢視女墓，因過世之婦相問，入廨中見此女一隻履在子長牀下，取之啼泣，呼言發冢，持履歸以示仲文。仲文驚愕，遣問世之君兒，何由得亡女履。耶世之呼兒具陳本末，李張並謂可怪。發棺視之，女體已生肉，顏姿如故。惟右脚有履，子長夢女曰：我比得生，今爲所發，自爾之後遂死，肉爛不得生矣。萬恨之心，當復何言。泣涕而別。

晉武帝世，河間郡有男女相悅，許相配適。旣而男從軍積年，父母以女別適人，無幾而憂死。男還悲痛，乃至冢

法苑珠林

五 二集

所始欲哭之不勝其情，遂發冢開棺，卽時蘇活。因負還家，將養數日平復。其夫乃往求之，其人不還，曰：卿婦已死，天下豈聞死人可復活耶。此天賜我，非卿婦也。於是相訟，郡縣不能決，讞於廷尉。廷尉奏以精誠之至，感於天地，故死而更生，在常理之外，非理之所處，刑之所裁，斷以還開塚者。

晉東馮孝將廣州太守，兒名馬子，年二十歲餘，獨臥廡中，夜夢見女子年十八九，言我是太守北海徐元方女，不幸早亡，亡來出入四年，爲鬼所枉殺。案生錄當年八

十餘聽我更生，要當有依憑，乃得活。又應爲君妻，能從所委，見救活。不馬子答曰：可爾。與馬子尅期當出。至期日，牀前有頭髮，正與地平，令人掃去，愈分明。始悟所夢者，遂屏左右，便漸額面出，次頭形體額出。馬子便令坐對榻上，陳說語言，奇妙非常。遂與馬子寢息。每戒云：我尚虛，借問何時得出。答曰：出當待本生日。生日尚未至，遂往廐中，言語聲音，人皆聞之。女計生日至，教馬子出。已養之方法，語畢拜去。馬子從其言，至日以丹雄雞一隻、黍飯一盤、清酒一升，醮其喪前，去廐十餘步，祭訖，掘

法苑珠林

六 二集

棺出，開視，女身體完全如故。徐徐抱出，著氊帳中，惟心下微暖，口有氣，令婢四守養護之。常以青羊乳汁瀝其兩眼，始開口能咽粥。積漸能語，二百日持杖起行。一期之後，顏色肌膚氣力悉復常。乃遣報徐氏，上下盡來。選吉日下禮，聘爲夫婦。生二男，長男字元慶，嘉和初爲秘書郎中，小男敬慶，作太傅掾。女適濟南劉子彥，徵士延世之孫。

隴西李義琰，貞觀年中爲華州縣尉，此縣忽失一人，莫知所在。其父兄疑一仇家所害，詣縣陳情。義琰案之不

能得決夜中執燭委細窮問至更深義琰據案俛首不覺死人卽至猶帶被傷之狀云某乙打殺置於某所井中公可早驗不然恐被移向他處不可尋覓義琰卽親往果如所陳而仇家始具欸服當時聞見者莫不驚嘆葛由蜀羌人能刻木爲羊賣之一旦乘羊入蜀城蜀之豪貴或隨之上綏山綏山高峻在蛾眉之西隨者皆得道不復還故里語曰得綏山一桃雖不能仙亦足以豪山下多列祠焉

晉海西公時有一人母終家貧無以葬因移柩深山於

法苑珠林

七 二集

其側作屐晝夜不休將暮有一婦人抱兒來寄宿轉夜孝子作不已婦人求眠於火邊睡乃是一狸抱一烏雞孝子因打殺擲後坑中明日有男子來問細小昨行以寄宿今爲何在孝子云一狸卽已殺之男子曰君枉殺吾婦何得誣言狸今何在因共至坑視狸已成婦人男子因縛孝子赴官應償死乃謂令曰此實妖魅但出獵犬則可知魅復來催殺孝子令因問獵事能別犬否答曰性畏犬亦不別也因放犬便化爲老狸乃射殺之視婦人復成狸矣

終

南楚新聞

唐 尉遲樞撰

薛昭緯經巢賊之亂、流離道途、往來絕糧、遇一舊識銀工、邀昭緯飲食甚豐、作詩謝之曰、一櫟檀羹也、數十根破盤中更有紅鱗、早知文事多辛苦、悔不當初學治銀、荆南孫儒之亂、斗米四十千、持金寶換易、纏得一合一撮、謂之道場米、言饑人不可食他物、唯煎米飲之、亦可稍充腸胃、

孫暉曰、走報馬入孔子廟、觸倒衙官兩個、

南楚新聞

一一集

李贛司空初名虬、將赴舉、夢名上添一畫成虱字、及寤曰、虱者贛也、及改名果登科、

百粵人以蝦蟇爲上味、先於釜中置小芋、俟湯沸投入、蝦蟇乃抱芋而熟、謂之抱芋羹、又云疥皮者最佳、切不可脫去錦襖子、

明皇幸蜀、德宗時年十五從行、有父老言於衆曰、太孫乃儋耳龍、何懼賊乎、

肅宗在靈武時、鑄印徵兵、文曰六合大同印、

德宗播遷人多乏食、無釀酒者、後京師稍寧、有一醉人、

聚觀亦爲祥瑞

德宗以播遷爲天命李泌曰天子造命不可言命

李泌謂盧杞小心乃姦臣之態

李泌未相時宿內院阿師旦起竊泌鞋送帝泌曰鞋者諧也當爲弼諧事宜諧之

李泌以二月一日爲中和節人家以青裳盛百穀果實更相饋遺務極新巧宮中亦然謂之獻生子

南方有獠婦生子便起其夫卧牀褥飲食皆如乳婦稍不衛護其孕婦疾皆生焉其妻亦無所苦炊爨樵蘇自

南楚新聞

二二集

若又云越俗其妻或誕子經三日便澡身於溪河返具糜以餉壻壻擁衾抱雛坐於寢榻稱爲產翁其顛倒有如此

王凝侍郎按察長沙日有新授柳州刺史王某者不知何許人將赴所任抵於湘川謁凝召預宴于賓佐王啟凝云某是侍郎諸從子姪合受拜凝遽問曰旣是吾族小名何也答曰名通郎凝乃謂左右曰促召郎君來遂巡其子至凝詰曰家籍中有通郎者乎其子沉思少頃曰有之合是兄矣凝始命邀王君則受以從姪之禮

因從容問云前任何官答曰昨罷職北海監院施有此
授凝聞之不悅既退凝復召其子謂曰適來王君資歷
頗襍的非吾之枝葉也遂徵屬籍尋其派乃有通郎已
於某年某日物化矣凝睹之怒翌日廳內被饜招之王
君望凝欲屈膝忽被二壯士挾而扶之鞠躬不得凝前
語曰使君非吾宗也昨日誤受君之拜今謹奉還遂拜
之如其數訖二壯士退乃命坐與餐復謂之曰當今清
平之代此後不可更亂入人家也在庭吏卒悉笑王君
慚赧飲食爲之不下斯須踉蹌而出

南楚新聞

三二集

段成式詞學博聞精通三教復強記每披閱文字雖千
萬言一覽畧無遺漏常於私第鑿一池工人於土下獲
鐵一片怪其異質遂持來獻成式命尺周而量之笑而
不言乃靜一室懸鐵其室中之北壁已而泥戶但開一
牖方纔數寸亦緘鑄之時與近親闢牖窺之則有金書
兩字以報十二時也其博識如此

魏公崔相鉉元畧之子也爲童兒時隨父訪於韓公滉
滉見而憐之父曰此子邇來詩道頗長滉乃指架上鷹
命詠焉遂命箋筆畧無佇思於是進曰天邊心性架頭

身欲擬飛騰。未有因。萬里碧霄終一去。不知誰是解絲人。滉益竒之歎曰。此兒可謂前程萬里也。大歷三年。侍郎崔郾下及第。果久居廊廟。三擁節旄。大中咸通之中。時推清名重德。宣宗皇帝常朝罷。謂侍臣曰。崔鉉真貴人。裴休真措大。初李石鎮江陵。辟爲戎卒。一日拂袖而去。旣入京。登上第。俄昇翰苑。李未離荆渚。崔旣秉鈞衡。李乃馳箋賀之曰。某早拜光儀。叨承眷與。深蒙異分。屢接清言。幸會顧於厚恩。俯見循於末契。去載分麾南楚。拜節西秦。思賢方詠于嘉魚。棲止實慙於威鳳。賓筵初之詞也。播於衆口。

南楚新聞

四 二集

啟會陪樽俎之歡。將幕未移。已在陶鎔之下。光生隣部。喜溢轅門。豈惟九土獲安。斯亦一方多幸。乃掌記李隲之詞也。播於衆口。

關圖有一妹甚聰慧。文學書札。罔不動人。圖常語同僚曰。某家有一進士。所恨不櫛耳。後寓居江陵。有鮭賈常某者。囊畜千金。三峽人也。亦家於江陵。深結托圖。圖亦以長者待之。數載。常公殂。有一子狀貌頗有儒雅之風。紀而畧曉文墨。竟以其妹妻之。則常修也。關氏乃與修讀書。習二十餘年。才學優博。超絕流輩。咸通六年登科。

座主司空李公蔚也。初江東羅隱下第東歸，有詩別修云：六載辛勤九陌中，却尋岐路五湖東。名懸桂苑一枝綠，猶憶松江兩棹紅。浮世到頭須適性，男兒何必盡成功。惟應鮑叔深知我，他日蒲帆百尺風。又廣陵秋夜讀修所賦三篇，復吟寄修云：入蜀還吳三首詩，藏於篋笥重於師。劍門夜讀相如聽，瓜步秋吟煬帝悲。物景也知輸健筆，時懷誰不許高枝。明年二月東風裏，江島閒人慰所思。修名重若此，關氏亦有助焉。後修卒，關氏自爲文祭之，時人競相傳焉。

南楚新聞

五 二集

太常卿段成式，相國文昌子也。與舉子溫庭筠親善，咸通四年六月卒。庭筠居聞輦下，是歲十一月十三日冬至，大雪凌晨有扣門者，僕夫視之，乃隔扉授一竹筒云：段少常送書來，庭筠初謂誤發筒，獲書其上，無字，開之乃成式手札也。庭筠大驚，出戶，其人已滅矣。乃焚香再拜而讀，但不諭其理，辭曰：慟發幽門，哀歸短數。平生已矣。後世何云。况復男紫悲黃女，青懼綠杜陵，分絕武子成。自是井障流鸚，庭鍾舞鶴，交昆之故，永斷私情。慨慷所深，力占難盡。不具。荊州牧段成式頓首。後寂無所

聞書云縉字，字書所無，以意讀之，當作羣字耳。溫段之家皆傳其本，子安節，前沂王傅，乃庭筠壻也。

大傅汾國公杜悰，節度江陵，咸通十四年，黔南廉使秦匡謀，以蠻寇大舉，兵力不敵，來奔。既謁見，公怒其不趨庭，退而使吏讓之，曰：汝鳳翔一民也，悰兩爲鳳翔節度使，汝今廢認桑梓也。匡謀報曰：某雖家世岐下，然少離中土，大傅擁節之日，已忝分符，實不曾趨走台堦。此日况在荆南，若論桑梓，恐非議也。悰怒，遣繫之，發函與韋相保云：秦匡謀擅棄城池，不能死王事，請誅之。韋以

南楚新聞

六 二集

悰國之元臣，兼素有舊恩，遂奏請依悰處置。勅既降，悰乃親臨都市監戮。匡謀將就法，謂其子曰：今日之死，實冤枉無狀，奈申訴非及，但多燒紙墨當於泉下理之耳。行刑觀者，駕肩接踵，揮刃之際，悰大驚驟得疾，遂輿而返。俄有旋風暴作，飛卷塵埃，直入府署，乃散。是夕獄吏發狂，自呼姓名叱之曰：吾已惠若錢帛，非少奚復隱吾受用諸物，舉體自撲而殞。其年六月十三日，殺秦匡謀。七月十三日，悰乃薨，將歸葬洛陽，爲束身楸函而卽路。欲殮之夕，主吏覺函短，憂懼甚，又難於改易，遂厚賂陰

陽者給杜氏諸子曰太傅薨時甚兇就木之際若臨近
必有大禍諸子信然於是盡牽家人待於別室及舉尸
就殮楸函果短遂陷折項骨而入焉無有知者及抵東
洛長子無逸相次而逝歲月既久其事稍聞於世議者
以悖恃權貴枉刑戮獲茲報焉

江陵有郭七郎者其家資產甚殷乃楚城富民之首江
淮河朔間悉有賈客仗其貨貿易往來者乾符初年有
一賈者在京都久無音信郭氏子自往訪之既相遇盡
獲所有僅五六萬緡生就悅烟花迷於飲博三數年後

南楚新聞

七
二集

用過大半是時唐季朝政多邪生乃輸數百萬於鸞爵
者門以白丁易得橫州刺史遂決還鄉時渚宮新懼王
仙芝之亂里閭人物與昔日殊生歸舊居都無舍宇訪
其骨肉數日方知弟妹遇兵亂已亡獨母與一二奴婢
處于數間茅舍之下囊橐蕩空且夕以紉針爲業生之
行李間有一二千緡緣茲復得蘇息乃傭舟與母赴秩
過長沙入湘江次永州北江岸有佛寺名堦率是夕宿
於斯結纜於大楠樹下夜半忽大風雨波翻岸崩樹卧
枕舟舟不勝而沉生與一稍工拽舟登岸僅以獲免其

餘婢僕生計悉漂於怒浪。遲明投於僧室。母氏以驚得疾。數日而殞。生章皇。馳往零陵。告州牧。州牧爲之殯葬。且復贈遺之。旣丁憂。遂寓居永郡。孤且貧。又無親識。日夕厄於凍餒。生少小素涉于江湖。頗熟風水間事。遂與往來舟船。執稍以求衣食。永州市人呼爲捉稍郭使君。自是狀貌異。昔與篙工之黨無別矣。

京華有李光者。不知何許人也。以諛佞事田令孜。令孜嬖焉。爲左軍使。一旦奏授朔方節度使。敕下翼日無疾而死。光有子曰德權。年二十餘。令孜遂署劇職。會僖皇

南楚新聞

八二集

幸蜀。乃從令孜扈駕。止成都時。令孜與陳敬瑄盜專國柄。人皆畏威。李德權者。處於左右。遐邇仰奉。奸豪輩求名利。多賂德權。以爲關節。數年之間。聚賄千萬。官至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右僕射。後敬瑄敗。爲官所捕。乃脫身遁於復州。衣衫百結。丐食道途。有李安者。常爲復州後槽健兒。與德權父相熟。忽睹德權。念其藍縷。邀至私舍。安無子。遂認以爲姪。未半載。安且死。德權遂更名彥思。請繼李安効力。蓋慕彼衣食耳。尋獲爲牧守。圍人有識者。皆目之曰看馬李僕射。

咸通中有姓余朱者家於巫峽每歲賈於荆益瞿塘之壩有白馬神祠余朱嘗禱焉一日自蜀迴復祀之忽聞神語曰愧子頻年相知吾將捨茲境故明言與君別耳客驚問神安適耶曰吾當爲湖南城隍神上帝以吾有薄德於三峽民遂此升擢耳然天下將亂今天子亦不久馭世也余朱驚問曰嗣君誰耶曰唐德尙盛客請其諱神曰固不可泄客懇求之乃云昨見天符但有雙日也語竟不復言是歲懿皇升遐僖宗以晉王卽位

黔南軍校姓饒者不記其初名性鯁直貧而樂所居隣

南楚新聞

九 二集

宣父廟家每食必先荐之如是累年咸通二年蠻寇侵境廉使閱兵擢將未獲饒忽夢一人冠服若王者謂曰吾則仲尼也愧君每傾心於吾吾當助若仍更名宗儒自此富貴矣旣覺喜而請行兼請易名是時人盡難之忽聞宗儒請行遂遣之一戰而大破蠻寇餘孽皆遁黔帥表上其功授朗州刺史秩滿詣京師累遷司農卿賜賚復多數年卒於官



07136

